

民国往事中的东北 颜值最高文武双全拥有 佛缘名字慈灯出身社会底层 用笔尖抗争疾呼的男神他把目光

聚焦于揭露社会

深层穷苦弱小百姓和傀儡军队等真实的惨相与阴暗无情腐败贪婪充满尔虞我诈的混沌世界里以暗讽隐晦的手法大量书写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建立的伪满洲国以及鼓吹的王道乐土五族协和大东亚共荣圈的虚假中生活在殖民统治下水深火热中被欺压受苦受难却不甘亡国的穷苦百姓发出的呐喊控诉和愤争中的文章看似他远离政治却与时事从未脱离的现实主义勾勒的笔触都带着一种饱含深意的消解和形式上与独裁统治者对抗下的作品虽然短小精悍往往只写一个小人物或一件小事聚焦生活的小片段犹如挂在日本侵华罪恶史墙上的一副照片都有一副苦难而扭曲的面孔在诉说现实的苦难里反映出最痛苦最挣扎最屈辱最无尊严最令人人心碎最激发人们抗争呐喊和最展示人性强大与弱点彷徨与深思的矛盾心理涵盖了勾心斗角的小职员精打细算的家庭妇女赤膊的脚夫奔跑街头的人力车夫争斗打拼的码头工人受人白眼的茶馆伙计奸诈势利的当铺掌柜低俗可悲的街头妓女贪图小利的食肆小二嘶哑叫卖的报童泼皮无赖的流氓打家劫舍的强盗欺压百姓的军阀勾结胡子的地主等社会下最底层最草根最可怜最屈辱最色厉内荏却无可奈何但又热爱生活的各类人群和最腐败最贪婪最无趣最奸诈最卑躬屈膝和昧着良心背叛生活的那些人的故事令他的作品有血有肉有哭有笑更多是他的草民经历眼见所闻切身感受和观察到的社会众生相使这位东北沦陷期的传奇人物由一个深受大众欢迎的百姓作家转变为受东北左联进步思想的影响毅然投笔从戎参加革命改名夏园在对敌斗争中还坚持不懈进行创作的他出身贫寒一生传奇做过苦工服务过傀儡军队参加过抗联当过地下党站过讲台做过中央领导秘书下放过农村

1930年至1945年15年间作

品竟达千万字讲述着伪满

洲国那片地域那个时空

中不为人知的故事

夏园

杨慈灯

著

卷一 百姓故事（上）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一九四三年三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往事 / 夏园著.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7.6

ISBN 978-7-221-13672-5

I. ①民… II. ①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76201 号

民国往事中的东北颜值最高文武双全拥有佛缘名字慈灯出身社会底层用笔尖抗争疾呼的男神他把目光聚焦于揭露社会深层穷苦弱小百姓和傀儡军队等真实的惨相与阴暗无情腐败贪婪充满尔虞我诈的混沌世界里以暗讽隐晦的手法大量书写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建立的伪满洲国以及鼓吹的王道乐土五族协和大东亚共荣圈的虚假中生活在殖民统治下水深火热中被欺压受苦受难却不甘亡国的穷苦百姓发出的呐喊控诉和愤争中的文章看似他远离政治却与时事从未脱离的现实主义勾勒的笔触都带着一种饱含深意的消解和形式上与独裁统治者对抗下的作品虽然短小精悍往往只写一个小人物或一件小事聚焦生活的小片段犹如挂在日本侵华罪恶史墙上的每一帧照片都有一副苦难而扭曲的面孔在诉说现实的苦难里反映出最痛苦最挣扎最屈辱最无尊严最令人心碎最激发人们抗争呐喊和最展示人性强大与弱点彷徨与深思的矛盾心理涵盖了勾心斗角的小职员精打细算的家庭妇女赤膊的脚夫奔跑街头的人力车夫争斗打拼的码头工人受人白眼的茶馆仆役奸诈势利的当铺掌柜低俗可悲的街头妓女贪图小利的食肆小二嘶哑叫卖的报童泼皮无赖的流氓打家劫舍的强盗欺压百姓的军阀勾结胡子的地主等社会下最底层最草根最可怜最屈辱最色厉内荏却无可奈何但又热爱生活的各类人群和最腐败最贪婪最无趣最奸诈最卑躬屈膝和昧着良心背叛生活的那些人的故事令他的作品有血有肉有哭有笑更多是他的草民经历眼见所闻切身感受和观察到的社会众生相使这位东北沦陷期的传奇人物由一个深受大众欢迎的百姓作家转变为受东北左联进步思想的影响毅然投笔从戎参加革命改名夏园在对敌斗争中还坚持不懈进行创作的他出身贫寒一生传奇做过苦工服务过傀儡军队参加过抗联当过地下党站过讲台做过中央领导秘书下放过农村 1930 年至 1945 年 15 年间作品竟达千万字讲述着伪满洲国那片地域那个时空中不为人知的故事

夏园(杨慈灯)/著 夏正社/主编 陈实/副主编

出版人 苏桦

责任编辑 祁定江 刘向辉 潘乐 刘旭芳

装帧设计 夏正社 刘向辉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 SOHO 办公区 A 座)

印刷 深圳市新联美术印刷有限公司

版印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总印张 159

字数 2400 千字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书号 ISBN 978-7-221-13672-5

定价 588.00 元(全六卷)

序

初国卿

夏园原名杨慈灯，东北沦陷时期，夏园以杨慈灯及杨小先、杨剑赤、慈灯、赤灯等笔名，累计发表了各种作品1000余篇，当时大连最大的报纸《泰东日报》专门为他开辟了专栏，每天连载他的小说，有时候甚至一天会刊发他的两篇文章。其间，东北地区的其他报刊也纷纷给他开辟专栏，一时间，杨慈灯的名字在读者中几乎无人不知。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他到了北平，参与创办中共领导的《鲁迅晚报》，同时以笔名杨上尉和夏园继续在各种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其中夏园的名字最为响亮，这也是后来他的几位子女均以“夏”字为姓的缘故。两年前，夏园先生诞辰100周年的时候，3卷本《杨慈灯文集》在他的故乡，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夏园作品第一次比较全面的结集，共2600余页，收各类作品300余万字。但这也只是他作品的一小部分，其他更多的作品，包括他那部500余万字的长篇小说《辽东半岛的春天》，或散佚难寻，或在“文革”中化为灰烬。这之后，夏园的儿子夏正社先生继续搜集他父亲的作品，并多有收获。今天，6卷本的夏园作品以“民国往事集”的形式，在他的第二故乡，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不管是对夏园先生本人，或对东北沦陷时期的文学，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夏园先生1915年出生于山东胶东平原上的一个乡村里，少年时即学业优异，写得一手好小楷，经常帮助佛寺住持抄写经文，因偷学住持武功，最终让住持收

为徒弟，给他起了一个“慈灯”的名字，意为习武之人要有“待人慈悲，心明如灯”的胸怀。20世纪20年代中期，全家闯关东到了大连。在大连落户之后，夏园做过小旅馆的杂工，后来又进入伪满洲国的日本军官学校。因为他的武功和学习成绩，毕业留校做了一名教官，当时他还不到20岁。出于对文学的喜好，他开始写作，并很快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其创作题材与体裁广泛而多样，小说、散文、随笔、童话，并深得读者喜欢。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佯装有病脱离了军校，开始以写作为生。

抗战后期，夏园开始关注苏联文学，曾读了大量苏联文学作品。抗战胜利后，他与多位苏联红军作家成了朋友，经常用俄语进行交流。他的作品深受苏联作家的赏识，当苏联红军撤出东北的时候，曾有人动员他去苏联，并给出相当高的条件，但夏园坚持认为，自己的文学创作源泉在东北，在中国，如果离开自己的家园也就失去了写作的根基。所以他执意留在中国，后来在朋友的介绍下，到了北平。

在北平期间，夏园做得最有意义的事就是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先是创办《平津晚报》，不久这张报纸因刊发进步和红色文章太多被国民党当局查封，后来又参与创办《鲁迅晚报》。据1982年第2期《新闻战线》刊发的金冶、陈思先生《〈鲁迅晚报〉出版始末》一文的介绍，这张报纸先后在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社会部和城工部领导下，由戈更、吕平、夏园等地下党于1946年2月25日创刊，为8开2版日报。为了筹集办报经费，夏园等人几乎拿出了全部家当，他甚至把妻子陪嫁的结婚戒指和金首饰都变卖了。报纸的创刊号上，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第12章中的一部分作为发刊词，题为《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此后这张报纸每天都刊发新华社的消息和北平百姓贫苦生活的报道，还有郭沫若、何其芳、林默涵、吴晗、丁玲、秦牧等进步作家的文章。其中最醒目的是每天连载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直到停刊时，全部连载完。在国民党的眼皮底下如此办报，当然难以持久。1946年3月26日，《鲁迅晚报》被迫停刊。虽然它只出版了一个月，但在北平却影响很大。3月30日，新华社在延安发了题为《北平国特横行，〈鲁迅晚报〉被迫停刊》的电讯，第二天的《东北日报》等都进行了转载。

《鲁迅晚报》停刊后，在时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城工部部长刘仁的安排下，夏园进入解放区的华北联合大学做教师，后又到晋察冀行政公署任秘书。北京和平解放，他随中央机关一起进了中南海，先后担任陈云、何长工、吕正操等多名中央领导的秘书，还任过中南海的工会主席。天生喜欢创作的夏园，最想做的事还是写小说，于是在他的坚决要求下，调到了电影局剧本创作室。在电影局，在完成日常工作之外，他继续长篇巨著《辽东半岛的春天》的创作。这是他酝酿了十几年的一件事，他要写出一部中国人的《静静的顿河》。那段时光，他住在安静的四合院里，邻居是电影局局长陈荒煤，两个人经常在院中的老槐树下喝茶、聊天、谈创作。

然而这段集中精力创作长篇小说的时光没有几年，夏园的平静生活就被打破。1958年，在对知识分子思想整合的运动中，夏家被下放到贵州省，他本人则安排到贵州省群众艺术馆工作。期间，他继续《辽东半岛的春天》的写作，并结合工作，行走于贵州山区的各个村寨，收集和整理红军在贵州的故事及各少数民族的民间故事。到了1966年，500万字的皇皇巨著《辽东半岛的春天》终于创作完成。这部长篇小说，从20世纪20年代写起，直到1949年，反映了近半个世纪的辽东地区风云变幻的历史，堪称史诗般的大作。可还没等到此书联系出版，“文革”爆发，夏园天天被批判，带着高帽游街，他的所有作品都成了大毒草。那部《辽东半岛的春天》自然也在劫难逃，化为灰烬。据他的儿子夏正社先生回忆：“装订整齐的书稿搁在地板上有一尺多高，为了不让烟火引起邻居的注意，父亲叫我打了一盆水放在旁边，吩咐我不断地把烧化的稿纸用水淋熄。父亲脸色苍白，眼里含着泪水，嘴唇紧闭，没有一句话。”500万字的书稿，整整烧了一个晚上。

此后，夏园被停发工资，关进“牛棚”，不久又被送到贵州遵义桐梓县一个不通公路的深山村寨里接受改造。在山寨的几年里，他靠着带去的几本医学书，竟然成了那里最好的医生，几十公里外的农民都找他看病。等到落实政策回城时，十里八乡的村民几百人来送他，一直把他送到通汽车的地方。

离休后的夏园直到1995年去世，一直住在贵阳，去世时，家里仍然住着只有

50平方米的小房子。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尽管历史上夏园的创作有着丰富的内容和很高的知名度，但仍不免被湮没在红尘深处。如果不是他的儿子夏正社，他的作品或许会就此永无人知。

夏正社生于1954年的北京，那时正是父亲创作《辽东半岛的春天》，经常和陈荒煤在老槐树下喝茶的日子里，后来他一直陪在父亲身边到贵州。他从过政，经过商，教过学，曾任珠海市南方社会经济贸易学院院长、东方速记文秘函授大学校长、珠海市华南工商管理进修学院院长、《少年与法》杂志社社长、中国科技大学兼职教授、美国共和党亚裔总党部高级顾问、日本早稻田速记秘书专门学校高级顾问等。他早在1983年就开始创办东方速记函授中心，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最早的速记教育家，为国家培养出一大批速记人才。著有《现代秘书必学》《实用公共关系学》《公关应用》《中外合资企业管理入门》《鉴定经济合同指南》《交易谈判技巧引导》《市场营销诀窍》《实用企业竞争战略》等。进入21世纪后，他觉得应当为父亲做点事，于是开始广泛搜罗夏园作品，并在多家报刊和网站发广告重金征集。期间哪怕有一点点线索，他也不放过，追踪溯源。他与我的相识就是因为我所写的《最后的朱媵》一文中提到了“杨慈灯”的名字。

夏正社先生是一位典型的儒雅通达的谦谦君子，为人诚恳、醇厚，身上时时弥漫着可亲可敬之气。我们相识并很快成为挚友，并最终在辽宁出版了《杨慈灯文集》。

《杨慈灯文集》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学界给予了充分关注。一时间，夏园浮出水面，杨慈灯再现人间。刘慧娟主编、线装书局出版的45卷本《东北沦陷时期文学作品与史料编年集成》特收夏园作品多卷；刘晓丽主编、北方文艺出版社的多卷本《伪满时期文学资料整理与研究丛书》列《慈灯作品集》。2016年开始，许多学术期刊也纷纷发表有关夏园的研究论文，如陈实的《杨慈灯：伪满洲国的现实之昼与童话之夜》、陈霞的《被遗忘的伪满洲国文坛——杨慈灯创作谈》、王思全的《揭开伪满洲国傀儡军队黑色的面纱——东北作家杨慈灯军旅小说解析》、孙絮的《“童真”幻想中设刺——浅谈杨慈灯的

《童话之夜》》等，夏园作品已成为文学研究中的一个新亮点。

此次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套夏园作品集，从另一个侧面入手，在文本选择上，以“民国往事”为叙述方式，共列6集，分为“百姓故事”（3集）、“军旅故事”（2集）和“童话故事”（1集）。

“百姓故事”主要描写城乡社会和家庭生活。通过这些普通人的生活史，揭露了社会的黑暗，从而暗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与凶残，反映了在黑暗深渊里进行挣扎的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表现出对殖民统治下的强烈不满和对被奴役、被压迫的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如《深夜的哭声》《海的话和光》《老木匠》《桥洞下的哀怨》《破庙里的早餐》《爱的坟墓》《落雪的一天》《荒唐鬼日记》《壶的呻吟》《垃圾堆里的初恋》《沈阳城里问卜》《穷小子飘流记》等篇，都是围绕这一个主题所展开的，生动而深刻。

“军旅故事”则是他结合自身的军校生活，反映出那个特殊时代军人的无奈与压抑。如《谷草垛》《在散兵壕里》《没有月亮的晚上》《野营与野餐》《前哨》《遭遇战》《夜间的奇袭》《拂晓攻击》《三粒子弹》等，不管是故事与人物，都是一个很特殊的题材，而且在整个沦陷区文学创作中也是很少见的。

“童话故事”所选均为夏园所创作的童话代表作。如《金丝鸟的幻想》《蜂的彷徨》《鸡和鸭的辩论》《月宫里的风波》《螳螂学者》《失恋的猪》《驴的伤心》《十个仙女》等。夏园的童话作品，有很高的成就，在东北沦陷区文学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当年的文学评论界曾将他的童话与沈从文并列，由此可见其意义和影响。

夏园的作品，内容丰富，体裁多样。艺术语言地道纯熟，描写人物生动鲜活，具有很强的地方特点、文本个性和时代风格。他在当时能拥有众多的读者，也就很自然的了。

在《杨慈灯文集》序言中，我曾这样说：“在初步了解杨慈灯的经历和读了他的部分作品后，我的心情很沉重，也很复杂。我深感历史就是历史，不分曾经的平凡与伟大，低贱与高贵，谁都要经历，谁都会沉浮，谁都有痛楚。杨慈灯的一生虽然苦多于甜，但最终他还是个幸运者，因为他身后有一个好儿子。如果不

是因为他的儿子夏正社先生，他的作品和他本人可能就会被永远地掩埋在历史深处，后人包括他的家乡辽宁人，也永远地无从知晓。所以我们辽宁人，我们的东北文学史要感谢夏正社先生。”今天，夏园的作品又在贵州出版，我想贵州人也会感谢夏正社先生。

我最敬重的著名作家、书法家，当年夏园先生的朋友，97岁的李正中先生，两年前曾为《杨慈灯文集》出版赋诗：“不堪回首忆前尘，黑水白山痛陆沉。浩气钦君挥椽笔，揭穿觊觎虎狼心。”此次又为夏园的《民国往事》题写对联：“慈念无垠，百卷雄文诋顽寇；灯光焕彩，千秋功业拯斯民。”对夏园创作的历史意义表达了由衷的赞佩，老友情谊，民族大义，不能不令我辈感怀。

丁酉初夏于沈阳浅绎轩

【初国卿，字次公，号虞之，别署初旭。室名浅绎轩、匏斋。祖籍山东聊城，1957年生于辽宁省北票市。当过民办教师、公社广播站编辑。1982年毕业于沈阳师范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1993年创办《大众生活》杂志，任社长兼总编辑。1996年评为编审。2000年，参与组建北方报刊发展中心，创办《车时代》《垂钓》杂志，并兼任总编。2004年任《沈阳日报》专副刊中心主任。现为《沈阳日报》编审，同时兼任辽宁散文学会会长、沈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沈阳市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沈阳市收藏家协会副会长；辽宁大学、沈阳师范大学、沈阳航空学院、渤海大学特聘教授。曾获第二届“沈阳市十大德艺双馨文艺家”称号。多年来，结合本职工作，专注读书、收藏、写作。爱好广泛，每涉成趣。于期刊编辑、唐代文学、书画瓷玩、辽海地方文化、散文创作等方面多有建树。人称“文化遗民”、学者型作家。】

目 录



说谎话的能手 / 001

深夜的哭声 / 006

老师 / 008

老人 / 013

利钱 / 015

初出茅庐 / 019

一个失业人 / 025

足球鞋 / 029

坏蛋 / 032

学习 / 037

读书的故事 / 041

噩梦 / 049

雾 / 052

忏悔 / 057

牧师家里的火灾 / 061

小松树 / 066

声音 / 068

弄错了人 / 071

孩子们 / 074
海的话和光 / 085
在船舱里 / 087
艺术? / 091
喉痛 / 093
两个年轻人 / 098
出家人 / 103
苦闷 / 108
店客 / 110
麻子 / 114
途中 / 119
四个人的故事 / 130
不幸的青年 / 134
青春的火 / 137
搬家 / 140
泪 / 149
归宿 / 153
恐怖的夜 / 158
人心 / 163
好教育 / 167
房东的故事 / 171
月饼 / 176

小三的命运 / 182

妹妹 / 186

苹果 / 188

钱的用处 / 190

小禄 / 193

枕头 / 197

小老道 / 201

火 / 206

两块钱 / 209

会面 / 214

老木匠 / 216

李家庄 / 221

闲员 / 225

城汉及其妻的故事 / 230

在故居的门前 / 235

洋车夫王春海 / 240

蟹子 / 246

冯先生 / 249

桥洞下的哀怨 / 252

死猫 / 256

文艺伴侣 / 259

好地方 / 263

小锅 / 267
离别的前夜 / 270
天才的鬻卖 / 273
同居之爱 / 277
安寡妇 / 279
舞台 / 283
精神病患者 / 287
从清晨到夜半 / 291
马 / 297
粉红色的袜子 / 299
萝卜 / 304
愉快的工作 / 308
在姥姥家里 / 313
石狮子 / 320
遗弃 / 324
竞争 / 326
审判 / 329
破鞋 / 333
把握 / 337
熟悉的名字 / 340
破庙里的早餐 / 343
晨 / 347

丝绒料 / 350

坏小子 / 355

登了一篇稿的人 / 360

夜学校 / 366

欺骗 / 374

破坏 / 380

往事 / 384

血的色水 / 391

放大尺 / 396

包杂货的纸 / 402

父亲来的时候 / 407

坍倒的房子 / 412

抢亲 / 415

拼命 / 417

妻的命令 / 420

老李 / 423

同性 / 426

狐疑 / 428

回忆 / 433

在英国人的地下室 / 438

年轻人 / 443

说谎话的能手

有个朋友说我是“说谎话的能手”。

他这么说：

“他从前并没有在洋行里当过什么仆役，那全是假话，在中学，他的穿戴比谁都漂亮，衬衫是绸的，皮鞋放光……”

这些话有一小部分是对的，有一大部分却是大错而特错了！中学，我进了两个半月，衬衫和皮鞋全是别人供给的，在洋行里当仆役是在进中学之前，完全是两码事。

在洋行里当仆役是实在的事情，我一点儿也不说谎，不信，让我讲讲看：

这家洋行距码头三里路，从东向西是一条宽大平坦的街，门前是电车道，有电车站，十字路口的东头是一家西洋人开设的饭馆，它的对门是轮船公司。

洋行是二层楼的建筑，正门向北，东面也有门，这是汽车、洋车、自转车走的门。西邻是印刷局，到洋行来办事的人全走正门，在门口设有传达处，干这职务的是两个老年人，成天到晚，像蜘蛛似的坐在那里，动也不动。在他们的身后有一盘从来不响的电话。

我的工作位置在楼上，这一科是五个职员，一个是女书记，不久以前她是打字员，因为簿记写得好，外国文也不错，又会打算盘，所以做书记。她的年纪是二十六，面孔不怎么样美，性格倒很温柔，像一个有了小孩的母亲似的，说话小

声，写字非常快。有时把简单的工作交给我，像老师一样，先告诉我一遍，把我教会之后才叫我动手。往往我把数目计算错了，或者写错了字，她一点儿也不生气。我欢喜读小说她也不反对，因为她也是欢喜小说的。

早晨，我的工作比较忙，第一件事是把写字台一个一个抹干净，桌上的玻璃要好好地擦干净，其次是色水壶，必须都填上色水，填完之后用吃墨纸把溢到外边的色水吸干净，在文具盒里放几个钢笔头，每人的海绵壶非洗一洗另换新水不可。

从铁的仓库里搬出厚重的账簿，整整齐齐摆好在桌上，还要到楼下的金库里去取装钱的铁箱，这个是安置在副科长的桌角上的。

凡是到外面办公因为公司里洋车都出去了坐不着而雇车花了钱的人，都写一张纸条盖上科长认可的图章然后到这来领，还有打夜班的人也到这来领钱，这是我们副科长附属的职务，此外他还有许多别的重要的事干，我把办公桌都收拾完，上班的时间就快到了。

不管职员到齐没有，只要上班的时间一到，我和别的仆役一样，赶紧跑到楼下端茶水。

茶室是在楼梯底下，很小的一间屋子——其实这并不算是屋子，只是两边用玻璃柜遮挡成一个小笼子罢了。

在这里面我们有很大的热闹可寻。烧茶的是个老太婆，蓬乱的头发，没有牙，有一双滑稽家的圆圆的小眼睛，尖锐的嗓门非常响亮，好像吹喇叭。所有的仆役差不多都在这时集齐了，谁要妨碍她老人家的的工作，就生气的骂起来，大家和她开玩笑，故意妨害她，惹她生气。她一发怒，面孔就可笑的打起皱纹，好像干瘪的橘子皮，大家看着非常开心。

也有姑娘来端茶水，她们都很规矩，不像我们似的顽皮淘气，可是有胆量大经验丰富的人，能够和她们之中的任何一个闲聊天，有时动手动脚，讲些下流话，老太婆是不欢喜这样的，她吼起来：

“不要脸，你们都快滚！”她的圆眼睛可笑的缩小了，嘴唇也缩小了，变成尖尖的，好像屁股眼子一样。起初，端茶水这工作弄不好，上楼梯的时节，总是

掉了碗，洒水，溅了我一身。

天长日久，渐渐的，我熟练了，觉着没有什么，能够和伙友们一样，一只手把茶盘举到和肩头同高，很快地在楼梯上奔跑。

从世界各国飞来的信件像山似的堆在长案上，女书记和另外一个青年职员担任拆阅信件，我用剪子把信一封一封的剪开口，他们看明白了信是给哪一课的，就扔进那一课的木格里，木格靠墙放在长案上，像些蜂洞，这和邮政局里分配信件的情形一样。

分配完就装在铁丝篓里，还要审查一回，这一切都有顺序，条条不紊。铁丝篓高高的垛在一起，我抱着这些东西楼上楼下分送。这工作并不怎样吃力，最难受的是天天如此，总是不改变，太干燥，单调乏味儿！

钉报，也是我应尽的责任之一。总计三十几种报纸，一一的钉在夹板上得老半天工夫，阅报室和会议室在一处，这厅里宽大洁净，三面有窗可以展望市街的一部分，可惜望不见码头的海洋和轮船。有一回，我把窗户打开眺望码头，伸长了脖子可是看不见，看见两只瘦狗屁股对屁股老实地立在街头上，有几个老伙计在那周围醉心的欣赏。

不慌不忙地把报纸叠起，整好日子和页的顺序，一边读着那些动人的文艺版，有时读到好作品，忘记了自己的工作，静静不动的，深思默想，像睡熟了或做梦一样。

印刷这工作我也很欢喜，印刷室和华美的厕所为邻，屋子很大，靠墙和中央全放着桌子，还有木板和铁片制造的橱柜，这里面放着“胶板”——印刷器。

首先是用海绵洗净胶板的正面，用纸沾干净，把原稿纸铺合适，过一会儿揭下来，字全都印在胶板上了，接着就把白纸一张一张的印起来。胖大的字纸篓在地板上滚着，破碎的纸张满地乱飞。在这里，没有吝啬的人，纸多得很，要多少有多少。顽皮的人把美好的纸张搓成圆球开玩笑地扔着打人，有一个人这么起头大家都停止工作，就是毁坏了胶板也不管，热闹的干起来。你打我，我打你，把纸球当炸弹似的来回投掷，有时像疯子似的把胶板上面的胶块，像抓豆腐似的抓起来一同扔出去，打在别人脸上就可笑的粘住，大家开心得大笑，干到筋疲力尽